

路灯与烈日—王兴伟的“现实主义”

文：张离

王兴伟在2016年之后到2018年有十几张作品，我试着用烈日骄阳和晨昏夜色两种形态做了划分。但除了几张室内的作品之外，有几张室外的作品显得比较特殊，比如《钟丽芳和钟丽萍》（2018）、《负心汉》（2017）、《自画像》（2010/2018）。这三幅作品都是白天在自然环境中的人物肖像，光线很充足，但光感和色彩是库尔贝式的，类似画室中的照明，没用外光画法，显得灰白一些。《丰收的季节》（2017）也有类似的色调，让人想起2012年的《王华贵》和2011年的《无题（十渡）》、《白岩松》。其他作品大多有符合各自情境的明确的色彩。

用光色分类只是为了方便。王兴伟一如既往地运用替换、扮演、夸张、引用、指代、对比、双关等等手法扩展绘画的可能性，并且越来越多地将个人生活经验和日常性引入作品。这批作品在《面相之谜》的个展题目下与对人的命运的衡量联系在一起。在差异很大的各类主题下，“面相”作为肖像画中隐含的意义，与各种层面的人际关系和社会道德关联起来，某种程度上是上一个展览《荣与耻》（2016）的延续，结合几年前与这一方向有关联的作品，成为王兴伟作品一个阶段的线索。四联画《四季》（2016-2017）的讽喻属性来自于漫画中的夸张和图解，人物姿态和环境在王兴伟以往的作品中大多能找到依据。四个贪官的名字和形象在事件过后被人们心照不宣地回避和遗忘，几乎成了禁忌，与文革开始和结束时政治人物倒台后批判性政治漫画的泛滥恰成对照。政治漫画的原则和技巧在这个时代已经显得突兀和不合时宜了，这种“艺术”方式今天已经落伍，鲜有同类。然而对于王兴伟却很自然，他是在延续他以往作品中以夸张、类比、引用等手法生成绘画语言的做法，将之用于命运起伏和道德评判这样贴近民间智慧的题材。精英人士“高雅”的油画艺术“堕落”成俗套，“油漫画”真正实现了，这在王兴伟则是一种提高或者成就。《无题（潘长江）》（2014）中的漫画出现在“画中画”中，探讨了人物特征的夸张给被画者带来的心理矛盾。《养蜂人—画家廖国核》（2017-2018）则是对成功的人生命运正面的颂扬，其中的变形是逆向夸张，本来矮小的廖国核变大高了，但逻辑是相同的，即可以为了贬低而夸张，也可以为了赞美而夸张。《丰收的季节》代表着王兴伟对农村的印象，这一印象很大程度上已经被寿命超长的东北民俗电视剧《乡村爱情》定义为和谐富足，而猪的形象虽然没有被夸张，但它的出现仍具有漫画的属性。

婚姻家庭以及生育主题也在关系到人生命运的意义上在多幅作品中呈现，例如2014年的《其乐融融No. 2》、《香蕉和怀孕的梨》，2017年的《老太太、馨欣和馨仪》。它们或者为抓取特征将雕塑临摹为绘画，或者让拟人和拟物合而为一，或者延续关于体积和简化的研究。即使不用漫画作为形式语言，王兴伟也仍然运用图解和替代等手法，继续寻找和判断命运在面相中的显现，并且将道德的评判和争议作为作品的素材。这与漫画手法有共同的模式。具有肖像属性的作品实际上都带着这层含义。《道德的天平》（2017）用墙上装饰画的倾斜对应这一场景中的窘迫气氛，而那幅“画中画”正是王兴伟2004年的作品《敲诈》。《负心汉》画的是戏曲《白蛇传》中许仙在被青蛇斥责和攻击中的尴尬处境，人物形象有自画像的性质，似乎意指自己“辜负”了观众的期望。另一方面，米开朗基罗《创世纪》中的亚当的手和身体姿态被扮成负心人的画家自己表演出来，以王兴伟的逻辑来说，这是更深一层的“愧疚”，应该归于库尔贝对传统进行的革命。这一“自我批评”的主题也用于《中午休息》（2017-2019）中，《荣与耻》中摔倒的胖瘦汉奸在这里被描绘为艺术家艾未未和画家自己，他们二人在2014年因参加或者撤出北京尤伦斯艺术中心纪念戴汉志的展览而起了争执。讽刺的对象可以用于争执中的对方，也同样可以用于自己。胖和瘦因为特征的夸张加强了对比，现在在角色扮演中稍作休息。同样也在休息中的日本兵已经不再张狂和受虐，摆着姿势躲避着中午阳光的炙烤，好像在自觉地检查自己在画中是否符合王兴伟的要求，他们的姿态、空间体量和构造方式都是王兴伟非常在意的。《秋》（2018）是对龟兔赛跑的暗喻，这是由休息引起的另一种后果，双方的命运由此改变。龟和兔分别由一个倒扣的筐和一个休息的男人及他的衣服扮演，天空中的云朵已经预言了他们的命运。《别/命运之谜》（2017）可以看成《道德的天平》的姊妹篇，画面中安排了成双出现的物品，形成形状、体量、颜色等方面的呼应与对比；除了对主体人物形象和命运的关注，这里也运用了双关法，男人的姿势可以被看成演奏大提琴，虽然可以作为男人身份的暗示，但更深层的用意与2013年的《无题（浇花）》将男人和女人的头换成喷壶和盆花有同样的逻辑关系。这样的替换最明显的是在《碰瓷》（2016）当中，摔倒的老太太的头和房产中介小哥的身体都是符合自然的，其他部分则用拟物的漫画手法表明了他们的身份、状态和情绪。望京的地标建筑和婴儿车提示了碰瓷只是偶发事件，正常社会是按照生育子女买学区房这样的命运模式运转的。

命运的谜题在《沈阳之夜》（2018）中转到黎明前的夜晚，桥洞中辽宁工业展览馆民族风格的屋顶上面已经露出曙色，电视塔披着漂亮的灯光，而城市仍然在夜色中，由路灯照明。前景的人物也由未出现的路灯照亮，中间站立的是30年前学生时代的画家自己，两手分开端持着一面半卷起的校旗。右边头扎条带的学生一胖一瘦的背影，相互扶持，紧握着旗杆的另一端。禁止掉头的交通标志代表了那一年年初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的《中国现代艺术大展》。一个变压器代替了应有的路灯架在电线杆上，人行道上红色的消防栓与年轻的王兴伟的姿势产生了呼应。鲁迅美术学院学生冯晓光孤独地坐在一个水泥隔离墩前面，紧皱着眉头，他的姿态和形象源于一张当时的照片，曾经多次出现在画家秦琦的作品中。这是一个群体命运的场景，一个民族在历史中的节点，一个在回忆中反复显现和加工的图景。

命运的探究从个人扩展到一群人或一代人，又聚焦在《生命的邂逅》（2018）中的情侣。画家本人和他的妻子各自骑着平衡车在雨中的林荫路中相遇。路灯已经亮起，散发着柔和的光线，在雨中的路面上拖着长长的倒影。彩色的雨伞和深秋的红叶带来了梦境般的浪漫。有着著名背影的王兴伟衣着得体，正打着蓝色雨伞，驶向对面紫色衣裙粉色雨伞的年轻姑娘。路灯倒影形成的光带把两个

人分开，但王兴伟已经倾斜平衡车准备转向，她就是王兴伟未来的妻子钟丽芳。画中没有表现的是，几年以后，钟丽芳的粉色雨伞被长途旅行的王兴伟携带着，也是那样的背影，只是衬衫和西裤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款式，那是1995年的《东方之路》和1996年的《盲》。

不同于《中午休息》、《负心汉》等作品的假想，《四季》、《沈阳之夜》、《生命的邂逅》是对现实的模拟，是对过往事件的合理想象。事件和场景可以用多种模式来描述，呈现出各自不同的样子，未必真如这些画中描绘的那样。但这里所注重的是它们产生的结果，这个结果是规定性的，锁定了之后的路径。人们正是通过不断构建“真实”来取得意义，以此取得继续生存的理由。就像《VR体验》(2018)一样，王兴伟的岳母和大姨子戴上VR眼镜，暂时隔断了当下的现实，兴奋地进入了另一个世界，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真实”从未发生，我们拥有的只是不断更迭的当下，而“现实”只能存在于大脑对事件的构建和以记忆的方式的回放。也就是说，现实的意义在于它产生的影响，在它发生的时候几乎是盲目和任意的。这也是王兴伟对库尔贝着迷的原因。库尔贝只关注当下，他的人生和作品对王兴伟来说是一个基于现实的原点或者十字路口，它可以通向科学主义的印象主义，但这个方向只是其中一种可能性，而非唯一“正确”和必然的方向，它同时也更可能通向更为本质的生理和心理的空间。也正如王兴伟对风景商品画、涂鸦、漫画、民俗趣味等等粗糙和反“典雅”手法的运用，绘画的自由、可能性和更大空间才是真正值得追求的。

库尔贝笔下的现实是一个个体的感官和知觉对世界的一手反映。他对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反对触及到艺术家的主体意识和自觉性，他的革命通向无政府主义而不是乌托邦，这必然影响到他对风格化的反对并积极地探索和实验绘画语言的不同方式。与库尔贝之后科学化以及政治化的现实主义相比，库尔贝的现实主义更多地代表了艺术家选择的自由和主动性，并且他的个人性格一直凸显在那个时代的“艺术”的前面。库尔贝属于印象主义发生之前的那群画家(杜米埃、柯罗、米勒、莫罗等)，他使自己成了一个十字路口：让绘画从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和各种可能的方向发展，让艺术从贵族、新兴中产的风雅和保守向民间和普罗大众的粗俗和革命迈进。认识库尔贝需要这样的两个纬度，而不能只从艺术语言和单纯形式的角度。下一个不能只从艺术上认识的革命者是杜尚，他构成了另一个十字路口，王兴伟已经于2000年在《总结》一画从杜尚的路口走出，继而在2003年的《无题(打石工)》进入了库尔贝的路口，至今仍在。今天看来，在19世纪后半期法国绘画快速的变化和纷繁的观念更迭中，库尔贝在当时惊世骇俗的事迹已经算不上什么，他被忽略和淡忘了。库尔贝的题材很多已经与印象主义无异，但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库尔贝，会让人不习惯和不舒服，因为我们的眼睛已经被印象主义的条件色画法训练过了。王兴伟众多的“坏品味”绘画的很主要的目的在于让人们摘掉各自的有色眼镜，发现各种语言和形式产生的丰富的“音响效果”，到达一个更令人兴奋的广阔空间。在这里，意义、价值并非无条件地先天存在，它们是被绘画语言所赋予，必须落实到具体的对象和情景。而绘画语言并没有线性的序列和规律，画家需要主动地去发现、锤炼和应用它们。形式和语言没有优劣和尊卑之分，可以并列或轮换，在应用中取得赋予作品意义和价值的权力。用具微而微的事物，用日常，用民间智慧，用身边的人和事，以及自己，构建能够表达和识别的“现实”。

路灯可以是玫瑰色的浪漫，也可以是暴民滥用私刑的象征。路灯只是路灯而已，而作为形象的路灯，也只能被绘画所表达。